

全世界唯一的海神
妈祖生于湄洲屿
“灵应”越来越多
庙宇遍布沿海及港台



团结出版社

妈 祖

周濯街/著

团结出版社

01095/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妈祖/周濯衡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8.8

(神仙传系列)

ISBN 7-80130-195-1

I. 海… II. 周… III. 神话-中国-当代 IV. I2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037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发行部) 6524.4792 (编辑部)]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印刷: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印张: 10

字数: 215 千字

版次: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印次: 1999 年 2 月 (北京)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7-80130-195-1/I·6

定价: 15.00 元 (平)

(如有装订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内 容 简 介

妈祖据载其原名叫林默，祖籍福建湄州。她是母亲亲眼见观音菩萨显灵赠优钵花吞之而孕，自幼就有不同凡响的灵感，通悟秘法，预知休咎，她可以人躺在家里，元神出窍去海上救危难。她常披着一件红衣，出现在遇难的渔船上，神女的灵应越来越多，她的地位被历代统治者越封越高，沿海及港台信奉妈祖的信徒最多，妈祖被外国人称作中国唯一的女海神。

序

陈明刚

终于看到“海”了——我闭门谢客用三天时间一鼓作气地读完了周濯街先生的“水神三部曲”之一《妈祖》的原稿。这次读《妈祖》，我颇为兴奋，因为早几年就听说周先生要创作这部《妈祖》，现在这部20多万字的书稿沉甸甸地放在我的书桌上，不久就要走上我的书架，又一次分享周先生成功创造的喜悦，怎叫人不兴奋呢！此前，周先生志神传奇已写出了天上的玉皇大帝、观世音、七仙女和地上的钟馗、仓颉、月老、白眉和赵公明，现在周先生这位勇敢的“海碰子”“赶海”来了，他自有别一样的创造，给人别样的观赏与思考。

关于妈祖，元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洪迈《夷坚志》、张燮《东西洋考》、魏禧《魏叔子文集》、张学礼《使琉球记》、袁枚《子不语》、《子不语续集》、屈大均《广东新语》、王元恭《四明续志》、褚人获《坚瓠七集》、张焘《津门杂记》、程端学《天妃庙记》以及《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等古籍中均有记载。关于妈祖的民间传说源远流长，仅妈祖的称呼就异彩纷呈，或称“天妃”、“天妃娘娘”，或称“天后”、“天后娘娘”，或称“妈祖”、“妈娘”，或称“娘娘”、“海神娘娘”等。有古书在，可以检索爬梳；有民间传说流传，可以

采风搜集。这两方面的工作，周先生已经坚韧不拔地“花死力气”完成了，然而，关于航海女神妈祖的长篇神话小说的创作仅有这两个方面的资料仍然难以完成，还必须借助想象的双翅才能腾空飞翔，成功地创作这部《妈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又指出，神话其实“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英明地揭示了古代神话的本质及其诞生，“想象”、“幻想”是核心；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神话小说作家周濯街为诸神立传仍然需要扇动自己强有力的想象与幻想的双翅，这是创作成功的关键。不过，古代先民的想象是“不自觉”的，而周先生的想象却是自觉的小说创作。

周先生的想象力是怪异的，丰赡的，独具魅力的。我概括如下四个模式：

（一）磁力式。所谓磁力式，就是作者视古书或民间传说有关妈祖的极少“事迹”为磁铁，而用它牢牢吸住与此相关的所有库存资料，驰骋想象。譬如，元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四中有妈祖母亲怀她的情形记载：“母陈氏，尝梦南海观音与以优钵花吞之，已而有孕。”可以说，这一感生神话犹如一块巨大的强力磁铁，它牢牢地吸住了作者有关神话的所有素材，进而想象编撰，这便有了生动有趣的一万余字的第三章。

（二）火花式。所谓火花式，就是作者依据古书或民间传说有关妈祖的一星半点的“事迹”而进行放大夸张的想象，极尽铺排编撰。譬如，《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中记载：

“长能乘席渡海，乘云游岛屿间，人呼为神女，又云龙女。”毫无疑问，这“乘席渡海”四个字犹如一点极亮的火星“嗖”的一声落入了作者想象的汽油库中，作者想象力的熊熊大火燃烧起来了，映红了半边天，这便有了洋洋如水，拂拂如风的两万余字的绝妙文章（见第四章）。

（三）反弹式。所谓反弹式，就是作者不同意古书中的有关记载而反弹琵琶地自作主张地独创一说，然后依此想象，铺展开来。与古人定论唱反调，学术界时有新谕面世，那是做学问；而周先生的唱反调，是反弹式想象，往往感性多于理性，但亦自成一说，生动形象，颇值玩味。譬如，传说中妈祖系炎帝神农女儿女娃所转生，而女娃的“事迹”早在《山海经》中由“精卫填海”这则神话故事所固定成形。然而，周先生抓住“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中的“溺”字大作文章，他认为，这“溺”不应取“淹死”义，而应视为“沉湎无节制”。那么，《山海经》上那段话的本意应该是：有一次女娃到东海去游玩，被那里的山山水水给迷住了，于是沉湎于美丽的海上风光，无节制地贪玩，出于她乐而忘返或乐而不返，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只精卫鸟……“怪才”周先生由此牵出妈祖与东海龙王敖广的恩恩怨怨、妈祖与吴华基（保生大帝）的恩爱情变，洋洋洒洒，随意浸染，妙趣横生，不亦乐乎（见第十三、十四两章）！作者还借妈祖之口说：“在我和东海龙王看来，人世间再也没有任何文字比‘溺’字更深奥了，就是这个‘溺’字几乎欺骗了世间所有的俗子凡夫，其中也包括象你这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人儒医。”看来周先生已是沉湎于这个“溺”中了，据说亦有学者著文考究同意周先生之观点。说实在话，对周氏这一反弹琵琶我

是持保留态度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小说的欣赏，小说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学术文章。周先生想象铺展这一部分时趣味性极强，令人赏心悦目，这正合鲁迅先生论《世说新语》之“远实用近娱乐矣。”（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四）现代式。所谓现代式，就是古书或民间传说中没有的，作者以现代人的生活体验来进行想象，然后附加到神话人物身上。我认为，这类想象最要紧的是把握想象的艺术分寸，不能太离谱，太现代化。然而，这确实难，既然是想象，尤其是周先生的想象，这分寸的把握就更难了。譬如，《妈祖》中对妈祖母亲陈氏的胎教、家教等，叙写生动细腻，现代感、时代气息扑面而来，特别是人物语言、典型细节的现代化，真让人彷徨——这到底是古代神话小说，还是现代家庭小说呢？当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创作问题。不过，我仍然认为，只要写得好，“近娱乐”，就应该肯定。

《妈祖》之值得研究与肯定的特色还有小说中浓郁的信仰民俗美。妈祖的影响，远在四海之神之上，我国几乎所有沿海地区、甚至包括许多离海较远的内陆地区，以及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方，都虔诚地信仰妈祖，隆重地祭祀妈祖。可以说，这种华人自古至今的妈祖信仰民俗在《妈祖》中得到了最集中、最鲜明、最生动的表现。关于妈祖信仰，究其实，我认为，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现象，完全可以称之为“妈祖文化”。我们从周先生的《妈祖》中看到了妈祖文化的渊源，妈祖文化的发展，妈祖文化的影响，以及妈祖文化的独具魅力。此种妈祖文化，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的：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社会综合力、社会凝聚

力、社会向心力之所在”；在海外，“则成了华夏儿女共同拥有的精神支柱”。应该说，这亦正是周先生创作《妈祖》的“精神支柱”。

关于《妈祖》，我暂且谈到这里，借此机会，我还想就“周濯街现象”发表一点“怪论”。

二

终于看到“海”了——我认为，周先生的系列长篇神话小说可以视为“海”，而不是溪流，它汪洋恣肆，波诡浪涌，我已经看到“海”之一片，令人心潮浪涌！到目前为止，属于“长篇神话小说”这个系列已出版八部：台湾汉欣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鬼中豪杰——钟馗》和《造字之神——仓颉》；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出版《财神爷赵公明》；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与12月两次推出“中国神话系列”共七部，其顺序是：《鬼中豪杰——钟馗》、《男婚女嫁之神——月老》、《造字之神——仓颉》、《玉皇大帝与观世音》、《玉皇大帝全传》、《七仙女正传》、《绿林青楼之神——白眉》。加上这部已经脱稿的《妈祖》和正在写作的关于儿童之神的小说，周先生鼠年底可望“十全十美”地出版10部、200余万字的长篇神话小说，完成其创作总任务的四分之一。“老鼠拖油瓶——大头在后头”，还有30余部，我想，成竹在胸与身心健康的“半百”周先生定会在“耳顺”之年创作完成这后30部的。可以预计，除周先生已出版发表的各类著作（长篇神话小说、民间文学论文以及各种杂著）500余万字外，他还有八、九百万字的著作要创作出版。因此，周先生必将是千万字的等身著作家！检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口碑的通

俗文学等身著作家有张恨水、梁羽生、金庸等，将来还必将有湖北黄梅人周濯街。而且，周濯街是当代撰写系列中国神话小说之第一人，目前还是唯一的。他的系列长篇神话小说被著名学者王先需视为“很有意义的民族文化建设工程”。

周先生这“犹如九天里起了一阵狂飚”（李惠芳语）之创作实绩使我胸怀舒展，亦激发我求索探密的欲望，他何以能有如此成就，何以有如此暴发的创造力，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学现象（或者套用时下语曰：“周濯街现象”），这一文学现象的意义何在，等等。正是基于此，我曾以《志神传奇一怪才》为题，为《财神爷赵公明》作序，这篇序言后来被上海《文汇报》所转载，当时《光明日报》亦准备转载，不如何故最后未能刊出。周先生的狂飚式创作实绩已经引起文坛注意，引起文学研究专家们的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教授王先需先生曾撰文评介《造字之神——仓颉》和为《男婚女嫁之神——月老》作序，文学评论家、研究员丁永淮多次撰文评介周先生和为《七仙女正传》作序，民间文学研究专家，武汉大学教授李惠芳为《七仙女正传》撰写了长篇序言，台湾学者吴绍华先生先后两次为《造字之神——仓颉》和《反馈中豪杰——钟馗》作序，文学编辑家邓德元、鄢维新分别为《玉皇大帝全传》、《玉皇大帝与观世音》、《绿林青楼之神——白眉》作序，黄冈地区文联、《金潮》杂志社和《黄冈青年报》、湖南岳麓书社四家联合召开了“周濯街长篇神话小说讨论会”，还有青年文学批评家沈嘉达、武汉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们均把周濯街作为研究对象，已经有一系列研究成果问世。

无须赘述，我以为，我们理直气壮地有理由把周先生这

——狂飚式创作实绩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来研究；我们应该对周先生已出版的神话小说和其它著述（尤其是他的民间文学论著）进行系统的研究，作者如何蕴积 800 余万字的创作素材，作者的高超的演叙故事之能力，作者奇特的想象力，继承与创新的新章回体之结构体系，作品的民俗学意义与社会学价值，作品的幽默品格，以及叙述语言的艺术特色，等等。这种系统研究不仅仅是肯定与宏扬周先生的创作实绩，不仅仅是总结与探讨他的艺术成就的方方面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系统研究能使周先生明晓他的创作之成功与失误，譬如，已露端倪的模式化倾向，有关内容的重复问题，描写艺术极待提高与升华问题，等等，从而修正他的创作着力点，更好地创作出未来的 30 余部，更企望出更多的精品之作，这才是我们进行系统研究的贡献。我常常想我们的当代文学批评应该少一点哥儿们的庸俗捧场和瞎吹，亦应少一点“事后诸葛”式的“发现”与不负责任的挑剔，正确的态度和研究方法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更应该是超前的。正确的超前研究与探讨对创作是促进的，而不是促退；是引导创作，而不是误导创作。作正确的超前研究与探讨的批评家是作家的真朋友，而不是假朋友，不是作家这条“牛”身上的虻蝇。

澳门妈祖阁上的对联是：“风调雨顺，水陆平安”，借用到这里作结束语——我祝周先生创作“风调雨顺”，祝周先生人生“水陆平安”。

1996 年 5 月 18 日于黄州

序

周濯衡

1995年下半年，深圳市南山区，赤湾南山的天后宫主体建筑基本竣工，并于农历九月初九举行了隆重的妈祖神像开光仪式。天后宫正殿落成之日，肖克先生出席了落成典礼并新自为之剪彩，王光英先生也亲临视察。

有关专家学者指出，重修古老妈祖庙——赤湾南山的天后宫，是深圳南山区委、区政府作出的颇具创意的大胆决策，是执行中央关于“利用文物资源，吸引海外游客，发展旅游事业，开展国际交流，激发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这一指示的具体行动，表现了南山区的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

早在1993年12月，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国际书画博览会”期间，当他们观赏天后宫修复方案的制订者、深圳市南山区文管办主任、文博学家张一平教授的作品《汉魂》时，陪同参观的王光英先生向他们介绍了南山天后宫的开发规划和修复天后宫对团结海外华人、促进两岸统一的意义。江主席问：“天后是不是妈祖？”王光英说：“正是。”江主席马上指示说：“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把它办好。”

原来，妈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航海守护神，更重要的是妈祖信仰已经成了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的精神力量，表

现出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已经有相当多的海外华人把妈祖视为祖国母亲的具体化身和民族之魂的重要载体，在妈祖信仰中寄托了他们对祖国母亲浓厚的民族亲情。

妈祖热的不断升温与妈祖信仰的不断完善，同我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高度发达密切相关。有道是：“天下至险，莫于海。”成年累月同海水搏斗的沿海一带的劳动人民，从一开始便在寻找海上保护神，但是在远古时代，人们对邻海一带的认识是模糊、抽象的，他们心目中的海是极为神秘的。

《山海经》中的《大荒东经》、《大荒西经》、《大荒南经》和《大荒北经》记载，我国最早的四海之神都是非常原始的人面鸟身和人面鱼身的半人半兽神。

禺虢为东海之神，人面鸟首，耳挂两条黄蛇，脚踏两条黄蛇。

禺京（一名禺强）为北海之神，人面鸟身，耳挂两条青蛇，脚踏两条青蛇。

不廷胡余为南海之神，人面鱼身，身挂两条赤蛇，尾踏两条赤蛇。

禺若为西海之神，“海女人鱼”经常乘坐插朱旗、驾双螭的船在海上飞奔。

那时不仅四海之神的形象是半人半兽的样子，“四海”也是“大地居中，四周为海”的泛指。祭祀四海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而是根据“东南西北配春夏秋冬”的四方四季之说，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地点祭祀；“东方甲乙木，是木则旺于春”，因此，在立春日祀东海之神于莱州；“南方丙丁火，是火则旺于夏”，因此在立夏日祀南海之神于广州；“西方庚

辛金，是金则旺于秋”，因此，在立秋日祀西海之神于海中府河湫庙内；“北方壬癸水，是水则蓄于冬”，因此，在立冬日祀北海之神于孟州济渚庙内。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渔猎技艺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飞鸟和游鱼渐渐失去了神秘感，对大海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逐渐树立了征服大海的信心。因此，自汉代以后人们便对原有的半人半兽式的海神进行了修正。他们首先给海神分别送上一个人格化的名称——东海之神阿明，南海之神巨乘，西海之神祝良，北海之神禹强。后来人们又让海神有名有姓，并给他们分配了夫人，这便是《重修纬书集成》中所载的：“东海君姓冯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隐娥。南海君姓祝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灵名素简。北海君姓是，名禹帐里，夫人姓结名连翘。”

东汉、三国之后，海神又慢慢开始受到帝王们的封赐，唐玄宗曾封东海之神为广德公，南海之神为广利公，西海之神为广润公，北海之神为广泽公。宋仁宗赵祯于康定二年（1041）封东海之神为渊圣广德王，南海之神为洪圣广利王，西海之神为通圣广润王，北海之神为冲圣广泽王。

那时，尽管四海之神皆人格化且有了官职，但死人的事情照样发生。人们这才发现广德、广利二公只顾自己“得（德）利”，广润、广泽二公亦不愿“润泽”他人，他们充其量也只能是蟠踞四海的水中霸主，决不是可以依靠或信赖的海上保护神。于是，自唐代以后，一方面是皇帝们封四海之神为“王”，将他们束之高阁，另一方面老百姓则开始积极寻找真正的海上保护神。

由于凡是同海水打交道者，无论何种职业都离不开船，

因此他们在得不到海神保佑时便纷纷退而求其次——海神靠不住便供船神。

最早的船神是孟公、孟老。后来当人们发现孟公、孟老是由北海之神禺京演变而来的之后，便干脆将他们抛开而将关公、鲁班、杨甫老大和寇承御等历史人物作为船神来敬奉，乞求他们保佑船民们在出海期间“顺水顺风顺人意，得财得利得万金”。

舟山群岛一带的渔民认为关云长刚烈勇猛、重义气，便尊他为船神——“船官老爷”或“船关老爷”。

渔民们认为船是能工巧匠鲁班造出来的一种征服海洋的法宝，因此又拜鲁班为船神。

杨甫老大是定海一带的捕鱼能手，因此福建境内的渔民也有不少奉杨甫老大为船神的。

寇承御又称“圣姑娘娘”，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本领，由于是她用“狸猫换太子”的办法救了仁宗皇帝，并至死不肯吐真情，船民们认为她讲信义够交情，便将她奉为船神。舟山群岛上的圣姑娘娘庙，供的便是寇承御。

除此之外，福建、广东、广西一带的渔民大供天后娘娘妈祖为船神。妈祖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捕鱼能手，而且是一位技能非凡的好水手，人们说她穿着红锈鞋在波浪上行走如履平地。

以上五位都是主船神。不过无论供奉哪位作为主船神，其辅助神均为千里眼和顺风耳。

妈祖是位女神，她不但具有神的博大胸怀，还具有女性的慈悲、善良、朴实的美德。再加上妈祖生前的确为沿海一带老百姓做过了不少好事，“羽化”升仙后，有关她在海上救

苦救难的传说反到比升仙之前更多，传得更广，因此，妈祖也就慢慢由单一的船神，被沿海一带的老百姓尊之为海上保护神乃至航海守护神了。

最初，妈祖信仰仅限于其出生地福建莆田、泉州一带。自宋宣和五年宋徽宗赐庙额“顺济”、绍兴二十六年宋高宗封妈祖为“灵惠夫人”之后，她才在沿海一带乃至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并逐渐演变成统领四海的航海守护神。正如台湾学者林明峪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受帝王尊崇、上行下效的结果，使妈祖的信仰圈子更为扩展，造成更广大的香火气象，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局面形成，实有赖于帝王的推动作用。”

历代帝王之所以乐此不疲，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妈祖加封、升格，究其原因虽然不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等利国利民的思想在起作用，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漕运”的需要。

“漕运”之说起源较早。“漕运”的本意是指水路运输，后因历代王朝均将所征税粮“漕运”至京师或其他指定点供官宦、军队享用，所以“漕运”便成了为官府运税粮的专用名称。税粮亦称漕粮，与此有关的船只、水渠、河流又叫漕船、漕渠、漕河。历代漕粮每年都有数百万担，因运输，船只消耗，加上官吏侵吞，往往要花数担粮的代价才能使一担漕粮到达目的地，耗费巨大，因而承运漕粮无论对于官军还是老百姓，都是重役。

宋朝建都汴梁，东南和西北漕粮分别由汴河、黄河、惠民、广济四河输入。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后，又以海上漕运为主，其风险更大。元、明、清三个朝代亦然。朝廷出于

安定民心的考虑，恰恰同老百姓寻求海上保护神的心理不谋而合，因此，妈祖也就成了朝野共同认可的最佳人选。

早期的妈祖形象不仅恰好迎合了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唤起了人们以自身奋斗的方式改变并掌握自己命运的精神，而且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如一位马来西亚学者所言：“妈祖也是仁孝之神，据传她生前的所作所为，表现出孝顺和仁爱的品质，在海上救苦救难、陆上消灾解厄、对父母的孝行使她成为孝女。百善孝为先，华人家庭伦理的维系，无不建立在孝的基础上。对妈祖的崇拜，正象征着华裔民族对‘仁爱’和‘孝顺’的崇拜”。

后来的妈祖形象则在一千多年的妈祖信仰、妈祖崇拜中得到了升华。在海内，妈祖信仰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综合力、社会凝聚力、社会向心力这三种力量的集中体现；在海外，妈祖神像则成了华夏儿女共同拥有的精神支柱，是他们漂洋过海，从故乡共同请来的保护神，是祖国母亲的具体化身。因而，妈祖信仰是那些不同船、不同乡也不同姓，却有必要以集体合作的方式来求生存、求发展的华裔、华侨们的精神桥梁和纽带。

面对此情此景，面对这样一位顺民心、合民意，由劳动人民创造、由朝廷协助完善的、由文人墨客和海外游子们宣扬传颂而使之声名远播的，既有利于发展渔业、商业、航海事业，又有利于惩治海盗、驱逐倭寇的海上保护神、航海守护神，妈祖信仰和妈祖崇拜怎能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升温、升格呢？